

博
雅
大

第十六册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影印

禮拜六

第一百五十六期

丁悚



THE SATURDAY. No. 156.

上海華中圖書館印行

上海慈善救濟正券給獎新章

本券發行目的爲救濟災賑及補助本埠慈善事業購斯券者天必佑之●每十張中約有三獎可得獎額之多無出其右請試購之方信言之非謬●額設肆萬張每張售洋陸元
頭獎一張●獨得洋五萬元●貳獎一張●獨得洋一萬二千元●參獎一張●獨得洋六千元●肆獎二張●各得洋二千元●伍獎二張●各得洋一千元●陸獎四張●各得洋五百元●柒獎十張●各得洋一百元●捌獎二十張●各得洋五十元●玖獎二百張●各得洋二十元●拾獎六百張●各得洋十五元●頭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二張各得洋四百元●貳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二張各得洋一百元●三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二張各得洋五十元●肆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四張各得洋三十元●伍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四張各得洋二十元●陸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八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頭獎末四字相同者計三張●各得洋二百元●凡與頭獎末三字相同者計三十六張●各得洋三十元●凡與頭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三百六十張●各得洋十二元●凡與頭獎末一字相同者計三千六百張●各得洋八元●凡與貳獎末四字相同者計三張●各得洋五十元●凡與貳獎末三字相同者計三十六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貳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三百六十張●各得洋十元●凡與貳獎末一字相同者計三千六百張●各得洋八元●凡與三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三百九十九張●各得洋十元●凡與肆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七百九十八張●各得洋八元●凡與伍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七百九十八張●各得洋八元●凡與貳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二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三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肆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十四張●各得洋十元●凡與伍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十四張●各得洋十元●凡與陸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八張●各得洋十元●總計得獎券數一萬零九百三十三張●共給獎洋十七萬七千九百四十三元

禮拜六第一百五十六期目次

貓奴	周瘦鵠
唐景	林琴南
夫妻盜	筠笙女史
滑稽問答	陳死人
死	紫鸞
虎邱名勝志	葉身康
危險	卓錦昌
滑稽談	程曉耘
舟女復仇記	吳丹秋
潮安元宵怪俗	潘教華
殺脫爾頭	喻月
金山游記	潘教華
汽笛	庸子譯
寫真箱	贍廬
解頤新語	李演民
新詩	張無諍
不可思議	阜景崧
褒獎書	禮拜六
奔命	顧鳳洵
警察長之一幕	俞亮時
女丐	蘇海若
一個忠心的黑奴	謝守棠
靜廬筆記	楊萊明
要命	周世勛
課餘漫墨	顧明道

◎貓妬

法國毛柏桑短篇小說之一

周瘦鵠

當時我得了一個很好頑的小婦人做情人。他原已是個有夫之婦了。因為我很怕那些沒拘束的婦人。既不屬於一個人。儘能屬於多數人。我還有甚麼樂趣呢？把道德撇開了講，我委實也不明白。愛情就是一種生活。想起了很使我生厭。然而一個少年得了有夫之婦做他的情人也自可。樂那情人好似給他一個溫磨甜蜜的家庭。所有一切樂趣都積聚在裏頭。情愛之樂。友朋之樂。和起居飲食之樂。甚麼都有的。總之凡是組成人生樂趣的諸大端。全能消受。況且這種臨時的家庭。又不能拘束我。隨時可以變換好。在我是個光棍。身體到處好。去夏季我在鄉間同那些工人們雜在一起。向他們租一個房間住下。冬季宿在中等人家。就是要攀高到富貴人家去作客。也未嘗不可。呢。

我生平又有一個奇癖。就是不但愛我的情人們。並且也愛我情人們的丈夫。更奇怪的那丈夫倘有是粗獷凡的人。如此他們的妻子任是怎樣嬌媚可愛。我也不放在心上。要是那丈夫是有才識。有雅骨的。我可就愛上他們的妻。沒頭沒臉的掉入情海愛河中去了。我如今就愛着這個很好頑的小婦人。他臉色微棕。性格兒怪僻。熱烈像僧人般輕於迷信。但他的。

爲人當真柔媚得很。更可愛的就是他的接吻法。我和旁的婦人接吻時從沒遇見過這樣的銷魂。蝕骨那皮膚又非常溫軟。只須握着他的手我就感受了無限的愉快。更有那一雙媚眼。咧對人頭。對我微笑。這種可愛的巧笑也是婦人們所獨有的。這時我消受着他充滿情思的媚視和巧笑。看。一直好似有一盞銷魂的媚藥直注到我心坎中去。

他的丈夫是個公共事業調查員。常常出去遠行的。總有好幾晚給我們自由自在廝守在一起。有時我便住在他家中。躺在一隻溫榻上。他把一腿承着我的頭。還有一腿上睡着一隻黑色的大雄貓。叫做美絲鐵。也是他平日寵愛的。我們的手指就在貓背上相遇在那厚厚的毛中緊握着我。覺得那美絲鐵溫暖的脅腹貼住我的面頰。口中不住的鳴着。有時還把五個指爪來抓我的眼皮。我們倆時常一同出去也無非在外的客店中用膳。用過了膳便在那些普通的咖啡店中往來。走動好似小學生脫了教師的束縛一般。

我們進了那種熱鬧的咖啡店便就着舊木桌旁的凳腳椅中坐下。一陣烟雲和油煎魚的香味。騰滿在室中。男子們穿着粗布外衣。咆哮着。喝酒。那侍者很詫異似的送了兩杯櫻桃白蘭地酒來給。

我們

禮

拜

六

他雖覺快樂卻很害怕的抖顫着把黑面幕揭在鼻子上喝着那白蘭地酒他每吃一棵櫻桃似乎要放浪起來每一口酒瀉下他咽喉去總使他快樂得好似喝金莖露長命液一樣

接着他就低聲說道我們去罷我們出去時他急步走着低倒了頭那一羣喝酒的人都眼睜睜地瞧他我們既到了街上他便吐了一大口氣倒像從甚麼極大的危險中逃出來似的

他又不時的問我道倘我在這種地方受人侮辱時你可怎麼樣我誇口道如此我定須保衛你雖死也一百個願意他聽了握了我的臂又親熱又快慰瞧他的意思或者很願受人侮辱瞧我保衛他爲了他和人死戰呢

一天晚上我們在莽德馬德爾一家咖啡店中坐下有一個老婆子手握着一副醒齧的紙牌走進來一見我情人就立時走過來說能卜他的命運我那情人哀瑪本來是迷信的那時便讓那老婆子在旁邊坐了

那老婆子皺紋滿面眼睛紅紅的口中已沒了牙齒當下就把紙牌放在桌上分了幾小疊接着取起來又推開了一面呢喃的不知道他說些甚麼哀瑪臉泛白等着聽老婆子說話自己卻不

則一聲又好奇又害怕微微的嬌喘。

那老婆子便指着那許多紙牌向哀瑪說未來的事。有幸福有子女有一個美貌少年有一回遠行有一筆錢有一回訟事有一個臉色帶黑的紳士有甚麼遠人回來有甚麼好事成功又免不了死亡的事。哀瑪聽了死亡的話禁不住打了個寒噤忙問死的是誰在甚麼時候又是怎樣死的。那老婆子答道這層紙牌上並不說明明天請到我家裏來我另用咖啡的渣給你占卜定能發見真相咧。哀瑪很懇切的向我說道呀你明天定須帶我前去求你答應我不然我不知道要怎樣的擔心呢。我笑着答道親愛的你要去我儘伴你同去好了當下那老婆子就說明了住址是住在蒲德裏孟市後面一座老屋中的第六層樓上第二天早上我們就一同去瞧他。

他的房間是間頂樓只有兩把椅子一張牀却滿列着許多奇怪的東西釘子上掛着一束一束的草晒乾的獸畜又有許多玻璃瓶子裝着各種顏色的水桌子上又有一隻玻璃眼睛的黑貓是死後晒乾了的在這陰森可怕的房間中更騰着一種不祥的空氣哀瑪心中大動幾乎暈過去先在一一把椅中坐了向我說道呀親愛的你瞧這貓好不像美林鐵接着也就和那老婆子說明了老婆子莊容說道如此你倘愛着一個男子就萬不可留着這頭貓哀

瑪驚問道爲甚麼那老婆子坐近了哀瑪握着他一隻手說道我也爲了這貓遭了一輩子的不幸哀瑪更貼近了他央他說出來那老婆子便開始說道這一頭貓我直像愛兄弟般愛着的那時我還年輕孤單身子借着縫衣度日我單有這一頭貓名喚摩頓是一個隣人送給我的他像小孩子般又聰明又溫柔他也愛我崇拜我整日價坐在我身上夜中又睡在我枕邊我還能聽得他心兒跳動呢不上幾時我認識了一個布店中的少年三個月中時時相見到底人非木石我漸漸的愛他了他爲人很好心想和我完全住在一起儲蓄起來末後我許他到我房中來一天黃昏時他竟來了我同他廝守了一二點鐘頓覺得非常愉快他先還很拘謹不過把甜密的事情給講我聽把我的心打動了接着他就和我接吻像情人接吻一樣我閉上眼睛迷惑惑的很是快樂但是一剎那間猛聽得大呼一聲呼喊我可永忘不了的張眼瞧時只見我那貓兒摩登已跳到他臉上去把爪兒抓得個血花模糊血像水一般湧出來我想去捉住那貓但他仍還抓着我情人的臉末後我也給他咬了幾下纔把他咬了這當兒正在夏季窗子都開着我就向窗外擲去既把我情人臉上的血痕洗淨却大大的吃了一驚原來那兩個眼珠子都抓去了他進醫院後瞞了一年的痛苦竟死了我原想接他到家裏來好好兒看護他但他一口拒絕因爲他已牙癟地恨着

我呢。

至于摩登被我擲出窗外也跌斷了背骨看門人把他拾了起來我晒乾了依舊寶藏着同時倒也覺得愛他可是他的所爲不是也明明爲了愛我麼。

那老婆子說到這裏住了口撫摩着那晒乾的貓哀瑪心上很覺不自在也忘了剛纔死亡的話既付了錢就同着我匆匆的走了。

第二天哀瑪的丈夫回來了我好幾天沒去瞧他一天去時斗的不見了美絲鐵問他到他到那裏去了他紅了臉答道我已送與人了留在家裏我很覺得不安我詫異道不安麼不安麼爲甚麼不安他和我接了接吻低聲說道親愛的我爲了你一雙眼睛很覺不安呢。

毛柏桑 Guy de Maupassant 法國人是短篇小說之王他的作品已散見我國各報各雜誌我也譯得不少近來翻閱他的全集又發見了許多傑作預備再譯些出來這一篇貓奴原名叫做 Mist 不知讀者讀了以爲怎樣。

▲唐景（續）

林琴南 北京

丁巳四月定武入京師駐兵天壇定武則壁立南池子下令解散議會生武冠帶劍而謁余謂從

定武將軍入都。余曰：若知定武之意奚屬。生笑不言。一茶而別。五月十三日遲明。余從子卽余寢言曰：定武復辟矣。余曰：謬哉。天下滔滔。方講共和。而定武以孤軍三千人入衛。北保定。而南金陵。各擁重兵。定武獨據輦轂之下。且宗室中無一人足資倚畀。其何能濟。言已。披衣出視。則沿街懸龍纛矣。余曰：殆哉。卽趨謁吾鄉太保。太保已入朝。賀客十數人。列坐歡笑。見余至。咸曰：畏廬翁亦乘此圖功名矣。余曰：吾弔而非賀。客大忤。余不解而歸。明日摒擋行事。命姬人及兒婦挈幼子稚孫避地天津。余則留京以觀變。余從子曰：復辟幸事也。翁何爲徙家若避兵焉。余曰：事延二日。而藩鎮賀電不至。事可知矣。天順之。奪門石亨。徐有貞。手握重兵。各行省。坐仰朝廷。鼻息此易辨耳。今自洪憲以來。魏博牙兵之勢已成。其殃視定武有同仇讎。且降各督軍之名爲巡撫。孰則甘之。矧奪門羣彥多半文儒。無知兵者。禍不旋踵。弗避且及。余先朝老舉人。義不宜避。顧尾從諸公之後。深所不敢。因題詩壁間曰：衰衰諸公念大清平。明龍纛照神京。各憑忠愛蘇皇祚。行見森嚴列禁兵。天許微臣爲父老子。生無妄想到簪纓。只餘一事堪圖畫。再見朝車趣鳳城。已而馬廠兵動破城升堞。以巨礮攻天壇。五月二十四日平明。余睡臥中。聞礮聲而飛彈。虽然從屋上過。飛機三數。作聲於天末。余從容趣侍者進盥。從者請余伏匿以避彈。余曰：彈自避。人人胡避彈。旣進盥。開軒。

成七古一首五律一首午後礮聲絕巡士傳呼令閉關勿出然而是日唐生戰死矣先是唐生之從定武入都實爲副官副官者趣走武吏也生與蕊珠握別蕊珠泣曰洪憲皇帝以大力養成諸督軍之兵勢傾覆清室督軍建牙列戟狀如諸侯甯能以定武一紙之書帖耳馴伏此行禍且不測不如勿往生笑曰定武世之英雄徐州會議聞諸鎮已署名安得反汗卽有非禍丈夫爲知已死亦何惜及廿四日直軍攻天壇而南池子亦在圍中有某校者爲定武部曲以數十人登前門樓距長橈吃烟以烟斗指揮機關槍立下仰攻死者山積已而定武爲德人以民車迎入交民巷吳總監登樓趣某下言定武無恙始罷戰而唐生執三手槍矗立定武府門之外飛機下炸彈府牆圮生仍不動雙手縱鎗斃者十數人已而一彈及膝生以背負牆不仆雙手之槍續續而發彈再至墜其左臂而右臂之槍弗落第三彈直貫心房尸貫立不僵觀者異之嗚呼生奇士也雖然定武能用生亦不可謂之不知人

畏廬老人曰友初不識定武聞余友趙君言孔林材木皆千餘年物而議員利之欲研而售諸木商定武下令曰余不知所謂新學敢動孔林一木札者死余聞而大感動而定武亦聞趙君言而禮余及定武得赦合出交民巷兩延余飲年六十餘而聲震屋瓦與余論洪憲時事定武曰項城

河間令余去。辨余夜歸。晚而河間未去。余問狀。河間述項城意。余曰可。即出二百金付侍者。明日遲明。爲余購膳。置新華門外。殮我。我入門後。不復得生矣。即麾河間出立時。脫衣酣寢。五更聞叩戶聲。侍者傳總統令。明日不必入覲。越三日。余始面項城。項城案上列酒三巨觥。令余飲之。余知爲燭。即仰飲立盡。三觥項城翹拇指曰。英雄哉。此酒蓋項城用以試吾胆也。此時衆皆譁言。復辟事即定。武亦默不及此。余屢欲以唐生事問定。武亦有所顧忌。而不欲發。雖心折定。武之亢直而胸無宿物。而又憫唐生之死。而不得名。故傳而出之。嗚呼。世變方滋。其中志士仁人。湮沒而不復彰者。何可勝道。其間奚止一唐生。乃唐生以聰明殊特之姿。論事如曠野中觀日。無微不燭。蓋通才而可能爲義而死。以報知已。余傳之筆墨。爲有光矣。

●夫妻盜

筠笙女史
安亭

去歲八月朔之後一日。嵩砧顧君。新自津歸。匝月之別。不曾經年。挑燈細語。逾夜半。方擬摒擋就寢。忽聞崖後有絲絰聲。嵩砧曰。得無穿窬兒耶。予笑曰。殆鼠耳。我家卜居於此者。已近三稔。從未失竊。一絲一縷者。奚疑爲君舟車勞頓。且夜色已深。體又羸弱。盍早歇息。以資休養。予夫不復言。就枕而夢。迨旦日三竿。披衣而起。則箱櫃俱空。衣服飾物。席捲殆盡。啓戶出視。則後房之窗洞開。而賊自晒。

台來者。蓋予家所居之屋係仿上海弄堂房屋之二幢一廂房。予居廂房樓次間樓後窗遍近晒台。予母居正樓大兒及乳母傭婦等居於下層次間內者也。予家既失竊。予夫欲鳴之官。予曰無須。苟賊因貧而竊也。則縱獲得人。贓後亦不能加以懲罰。我等當歸罪於社會。苟賊因貪而竊也。則縱獲得人。贓後亦不能加以懲罰。我等當歸罪于教育。今之人每不自反省。以爲盜賊乃生而爲盜賊者。甯非大謬。且我家雖非富有。此區區者。當不致難于措辦。若君不願爲妾備者。亦無妨也。予夫笑諾。閱三日。姒氏李雪梅女士自滬來。云渠家昨宵獲一竊賊。鞠之謂三日前在蘇州盜得衣飾若干事。二日前在崑山盜得衣飾若干事。今日來滬。如能盜得者。明日當返揚籍。以償賭債也。予曰然。則姒曾叩其在蘇竊得何物。否。姒曰渠能盡道。當夕事似可信也。時予家傭婦孫氏在側。聞姒言顏色陡變。然猶強自鎮。予大疑。蓋孫傭本揚產失竊之前一日。曾有一男子來。云係孫夫。今觀孫果措失常。則於此案當有關係焉。予笑謂予夫曰。此案頗有蛛絲馬跡可尋。曷不一究其底細。以博一東方福爾摩師之名耶。予夫笑曰。可。可。汝偵之。或可成一女偵探。予當爲汝助。予乃大樂。姒亦莞然。予乃命予夫監視孫傭。勿令逸。而陰授以計。予與姒氏搭車至申。抵伯家。盜猶縛焉。予詢之曰。汝誰氏。盜曰楊氏。予曰。何盜。盜曰。非盜。予曰。汝前日來云。係傭婦之夫。然則傭姓孫。汝奈何有楊姓之理。盜

語塞。予曰。予家後窗後仿西式所製。無罅隙可入。失竊之係。玻璃未破。牆洞未掘。詢諸傭僕。咸云。門戶未啓。然則汝何由得入。予詢此語。蓋欲知其是否與。傭先相約也。至是盜大窘。不能致一辭。予曰。得之矣。乃續問曰。汝行竊幾次矣。曰五次。初武進。次無錫。而吳縣。而岷。而上海。曰。贓在何處。曰。贓已變賣者。錫者共洋一百餘元。悉付妻處。自吳而後者。共二百餘元。猶在身畔也。予曰。祇予家者。已近四百元。何曰自吳而後。共二百餘元耶。曰。贓物出售。固不求善價也。予曰。汝盜得多余。後將奚作。曰。還賠債。曰。汝何業。曰。苦力。予笑曰。何誑。盜曰。未誑。予曰。觀汝貌。非苦力。流汝婦甚節儉。必不願汝行竊。以還博所負。笑此中原因汝婦已爲予言之詳矣。汝奈何猶誑。予速直陳。否則予無能爲汝力矣。盜乃涕泣而言曰。夫人仁人而智。洵能以德化人者。予妻爲予言之稔矣。予固知夫人不予以深責也。且予婦已爲夫人言之詳。予亦不敢以隱。願爲夫人直陳。予本孫姓。予祖母傳予父。予父復單傳予一人。予生三月。父祖見背。祖母與母茹苦撫予。未及二期。祖母又喪。予家素寒。筆耕度日。至此母子相依。形單影隻者十二年。而予母復殘。時予年已十有五矣。親戚謂予已長成。宜卽就商。將來糊口。計予乃商於城南。張姓燭鋪中。三年業成。娶鄰女爲妻。卽今日傭於夫人者家也。婚後二月。貧不能支。乃傭於吳。顧予每月所入。非豐而堂上靈椿。猶未告。寃。午夜思之。不能成寐。於是不得不。

出此下策以安重閑之骨也。予聞言之言然顧謂姒曰此謂賊也。姒曰子觀此情未必真也。彼果爲祖父營葬計然則奚必駕言還博負耶。盜曰人之假以孝謀人財者衆矣。予實不樂聞予果折一死也。予何必貽先人羞。徒以夫人逼予於不得已方言之也。予曰真也。姒母疑焉翌日返蘇。予夫擲予一紙視之傭之供狀也。其言一如乃夫所云。蓋予夫曾習催眠術。予臨行時。囑其用術探之。至是而案情大白。予夫曰汝將何以處此賊。予曰獎之可也。予夫曰奚所獎。曰嘉其孝也。予夫曰汝嘉其孝一說也。予憤其臺灣一說也。予曰恕之。盜之盜非生而爲盜。由環境所造成前已言之。夫曰然則如何縱之耶。曰然可收回其贓物而卹以金使速殯葬事且當。謀一噉飯所庶不致再流爲盜也。但須切戒其勿再試耳。予夫笑曰汝真仁慈人哉。雖然予當竟汝之志也。乃萬書其兄請解賊來。滬既抵卹以金遣其歸。盜引其妻臨行淒然。予曰去休。葬事既畢。仍爲予家傭可也。乃拜謝而別。

▲滑稽問答

教員問校長道上月份的薪水怎還不發出來呢。校長道你不知道這回財政總長張弧賭輸了麼。（張弧有豪賭癖）

剪髮匠問醫生道你們藥房裏製造的拔毛膏一罐多少錢呢。醫生希奇道你做甚麼用呢。剪髮

匠道。我想塗在人家頭上。因為我的剪刀。锈了。

資本家問僕人道。陳家還的債。是不是交給了你呢。僕人道。不錯。不過我。又。交給東鄰的酒店主。人了。

窮措大誠懇和貴女道。我幾回向女士求婚。你總抵賴推延。如今總要應允才好。貴女道。你看那空中乘鳥。越飛越高。咧。

飛行家講飛艇的構造。給他的妻子聽。講了半天。他妻子道。我都明白了。不過有一件怎麼飛艇。不用人推。也不用繩拉。能夠自己。望天上飛呢。

屋主問木匠道。你怎麼把門裝在門外呢。木匠道。家父命我這樣做的。屋主訝道。令尊做甚麼職業。木匠附耳低聲道。小偷。

母親對懶惰的兒子道。你既然洗足。怎不伸出手來。把足上污垢磨擦乾淨呢。兒子道。我洗手的時候。未嘗用足怎麼洗足的時候。倒要用手呢。

村婦替某洋人洗衣裳。洗完回家。他丈夫問道。你到洋人家裏。也見了甚麼希奇的事嗎。村婦道。別的也不見奇。最奇的他們洋人做褲。件件太長。所以那褲脚。都是摺起一段的。